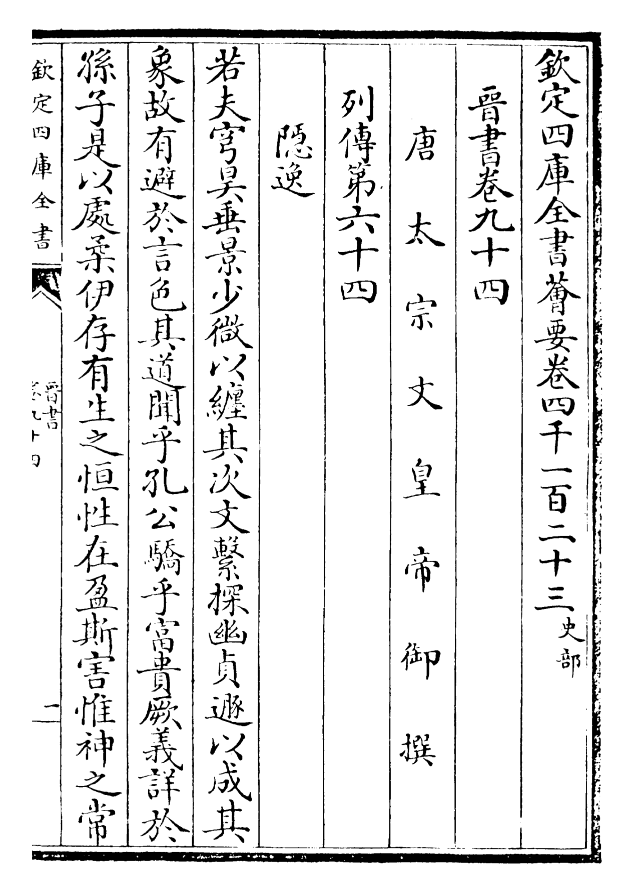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九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繫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闡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繇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

道古先智士體具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晝以符其志絶機以虚其心玉輝氷潔川渟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貢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宔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

譙元彦之杜絶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

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别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

令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

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

被髪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

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

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

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令堯舜之世胡為懐道迷邦

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濵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幎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

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
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
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
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
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
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
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
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邉拘螊蠘以資養
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
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
海濵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
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
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
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

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毋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呑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

笑飛觸桃柈酬酢硼翻綂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蝃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黄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濵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鯸躍後作鯆䱐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

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
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
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
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
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
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
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噭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彷彿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

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横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

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

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

悦典籍者其以沖為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

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

君沖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

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黄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

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别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槩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槩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槩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

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乗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㫖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絜久嬰疾病可使郡

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禄養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十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

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為伯夷叔齊復存於今

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為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彦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郄隆亦思求海内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

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黄令高頵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為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虞聳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

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

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禄求

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

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勑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為幽州刺史將

詰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為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荅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收原斬之懸其

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與進趨者乗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藴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

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奬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

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

犢臭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

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凡不異藏莫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痜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

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
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
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覊縶惟旭與賀循
守死不廻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名為參
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
將軍復名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
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
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名事未行會有王敦

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

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

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勌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檇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内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

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踑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鳶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

得安令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尊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眄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闚其門者温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

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賛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絜巳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

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

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
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
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
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
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
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

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為叅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

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内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

名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緬字長魚
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緬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
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敕身
謹絜口不妄説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
成帝博求異行之士緬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續及
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緬隨使者到京師自
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静黙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

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勑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

物因寄還寳賫本以為恵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勑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户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

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娱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

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

惠皆此類也卒於家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隷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名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

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脩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曰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

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

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

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

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

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

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

之應享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虚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説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

史驎之固辭不受沖甞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賔沖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

致贈一無所受去鱗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鱗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値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名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葬贈錢二萬濬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黙婁之髙逺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

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偽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歎有深致李龍欲覘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
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壯羯士
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
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
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瞋目不荅鋪發軻
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
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
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

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幷為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幷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賔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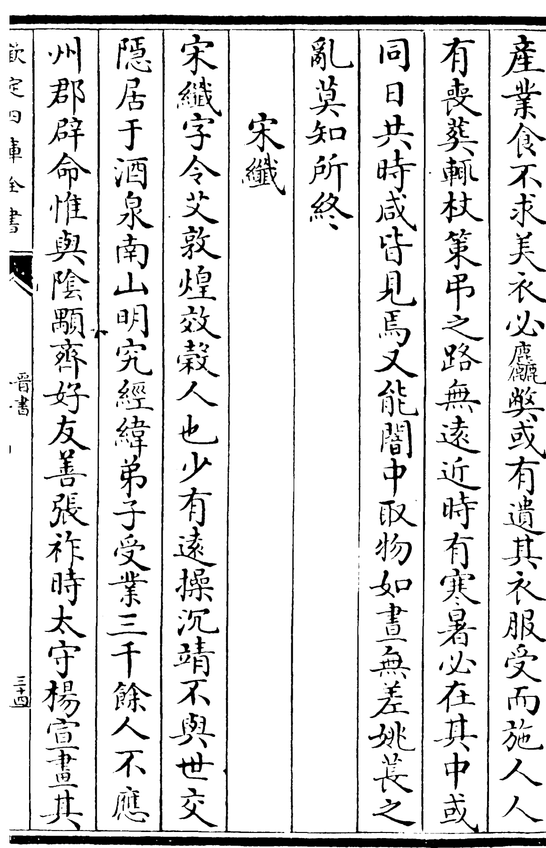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

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

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
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
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
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
遣黄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
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


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獘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

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纎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竒木蓊欝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纎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纎喟然歎曰

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輿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

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寘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

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
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
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
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孫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
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
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
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

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飡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

之蹤穆感於謠閻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令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祈嘉

祈嘉字孔賔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窻中有聲呼曰祈孔賔祈孔賔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温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

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絜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

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狥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惠連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懐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

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忌其獘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獘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獘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獘苟乘其本固聖賢所無柰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緊不乖也不然則

流遯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掩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絶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

適轉至委篤令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名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

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

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

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曽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曽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甞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

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

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

颻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絶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

忤酣醉便反未甞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寵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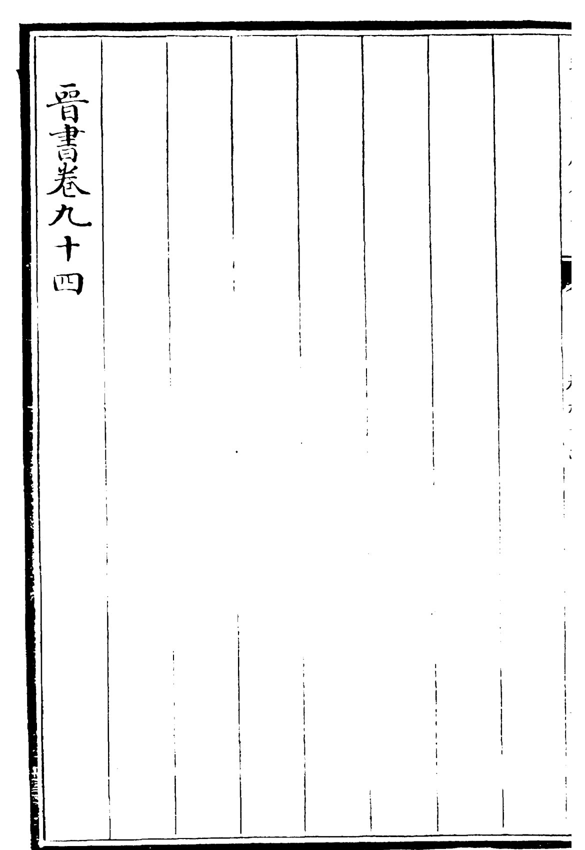
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虚閒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觧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

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識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荊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尤愧時幸洛

濵之觀信乎兹言宋纖幼懐遠操清規映㧞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賛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絶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髙躅



晉書卷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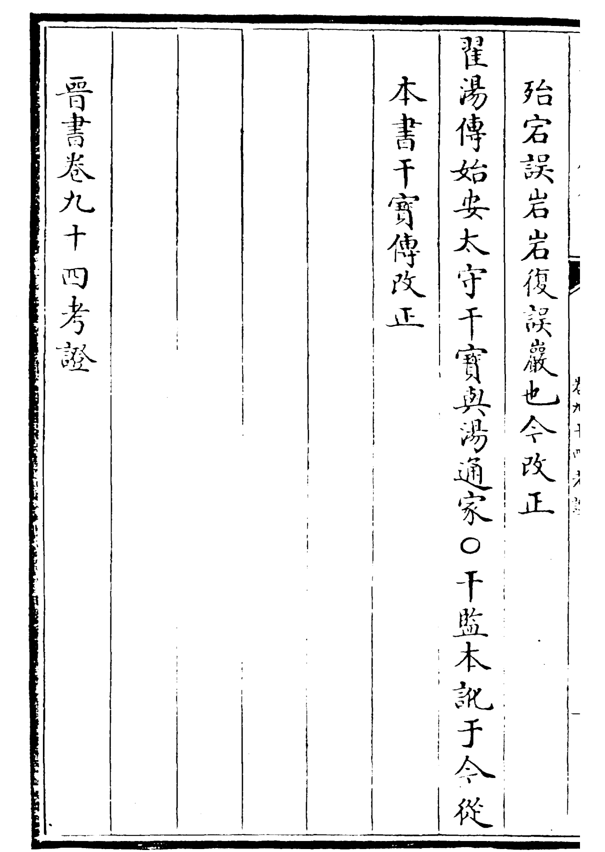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董京傳字威輦○逸士傳作董威輦此云京字威輦小異

亦將闚我顰顑而去○顰監本誤卑令從音義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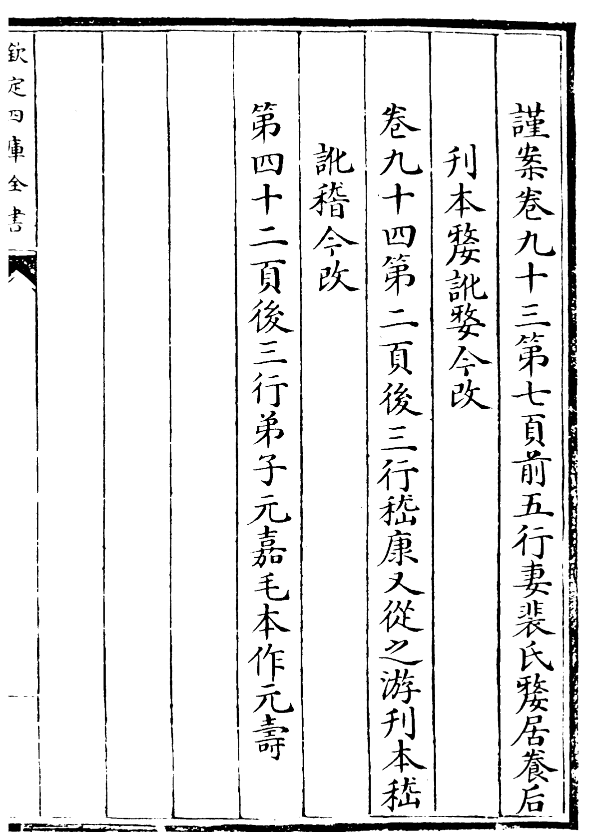
郭文傳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臣宗楷按滌監本訛辟羅隱詩杳杳諸天路蒼蒼大滌山正指其地今改正

譙秀傳秀避難宕渠○宕監本誤巖地理志宕渠郡名


殆宕誤岩岩復誤巖也今改正

翟湯傳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干監本訛于今從本書干寶傳改正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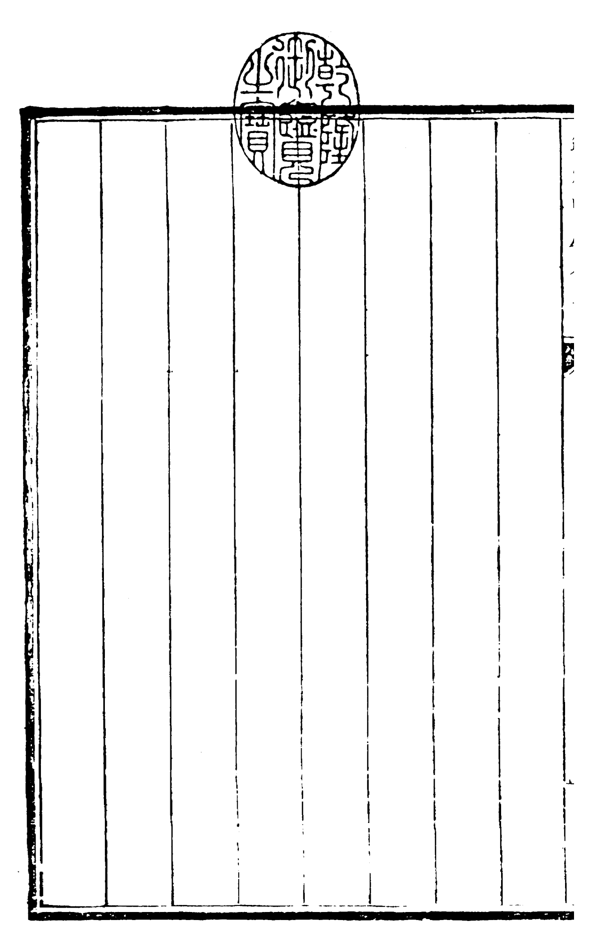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十三第七頁前五行妻裴氏婺居養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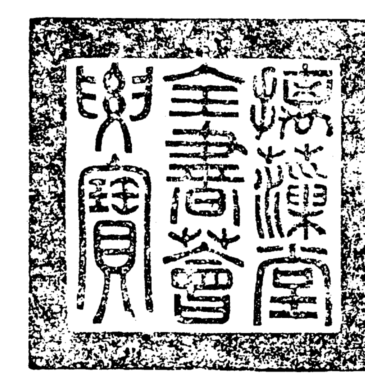
刋本婺訛嫠今改

卷九十四第二頁後三行嵇康又從之游刋本嵇

訛稽今改

第四十二頁後三行弟子元嘉毛本作元壽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鄒寅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二十四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賛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筴以立傳自兹厥後史不絶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

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筭歷隂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

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叅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叅軍衡彦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彦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允嘗問訓以官位

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盖亢曰朓如
来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為
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
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
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懐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
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
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

仰相法名為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竪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恆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吴末爲臺吏知吴將亡託病不仕及吴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氷作亂

氷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羡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

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眕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彦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来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為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

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
為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
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
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
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為宜用三
月二十四日景午太令史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
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
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為吴所

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蠢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
吴宫今大王内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
窮何為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
鎮譙請洋為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
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
洋付刺奸而絶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
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

繫令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
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
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
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
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
婦女輜重而去約將曾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
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
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

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表晏梁城峻崄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

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

日胡馬當来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内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来城内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逺佞近

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槩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呂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来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

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溢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

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脩曰温公不復還邪洋曰温公雖還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脩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為刀兵大殺為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脩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脩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為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弁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脩不從二十四日壬辰

胄遂為郭黙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黄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畢為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歳太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當受灾歳鎮二星共合翼

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

家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
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實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内
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
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處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
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
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
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
爲邦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

賊必来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已亥已為天下亥為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鮮不洋曰恨晚猶差

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

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户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

二枚皆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邉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皆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瞑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

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鸜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鸜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為吴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

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横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

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槌拍恆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

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魯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壯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

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沉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為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

来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卷赴捉之熊容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頴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

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竒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徳後占筮轉踈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威叅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

盜令郗箠之郗箠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郗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郗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

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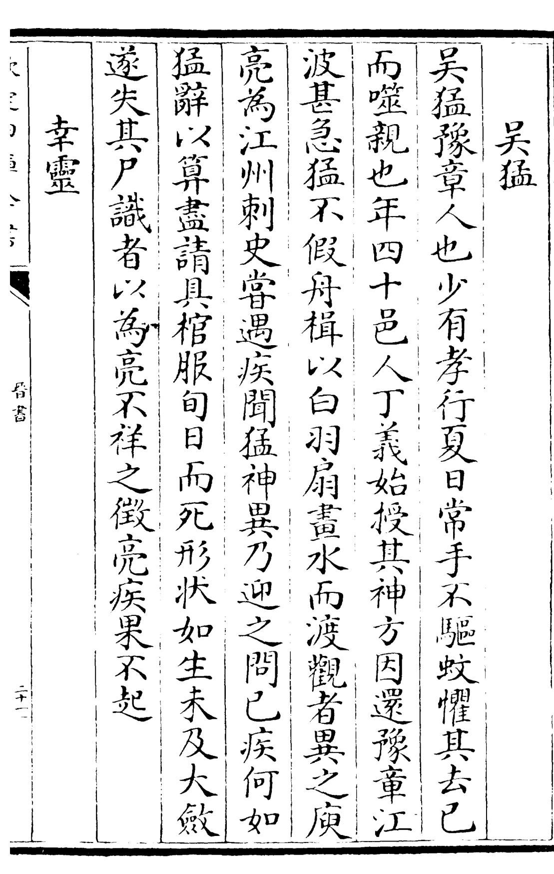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

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翊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翊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翊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翊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翊

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髙祖四公哉可遂其髙志後復徵爲光禄大夫翊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翊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翊曰臣所以來不及裴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恱署翊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翊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内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賔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

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舟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襲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强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

去皇氏數尺而坐㝠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輙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絶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

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絶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輙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閭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

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頼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来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歳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

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畧家黑畧每從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名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

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幷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覔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来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

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愼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

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静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

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

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將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説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

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涶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為逆謂内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来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

必過遼遼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遼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

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刧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黄河中舊

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来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甞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黒雲来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

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

二日宣果遣人害謟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宫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宫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

字棘奴李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著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

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絶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當葉繁其来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頼久游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淩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

君至合口橋見侍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

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

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蜕耳乃為之贊云

黄泓

黄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

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説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虚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説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寇

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汎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李龍果退㣲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閭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汎汎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内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汎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汎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慕容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吴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吴王慕容垂興焉

索紞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虚説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

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馬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

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

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澹命為西閤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
結時賢希申鄗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
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
名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

大譙郡察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虚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

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

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

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黁

郭黁西平人也少明老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黁筮之黁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内廐鮮

卑懼而夜遁凝以告曆曆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

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熈問曆曰其祥安在曆曰爲

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

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

於姑臧吕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曆勸光襲

之光之左丞吕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

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曆不可從誤人大事曆

曰若其不捷曆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

矣光從而尅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幃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麐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尅金城光使曜詰麐麐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氷將觧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氷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麐為散騎常侍太常麐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麐起兵咸以聖

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𫲨以為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凉州刺史終如𫲨言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𫲨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𫲨嘗曰凉州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髪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𫲨性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為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兹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

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兹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兹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

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馬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

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
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
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
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
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
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
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
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

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馨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义誑詐告資曰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頊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吕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藴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

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
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
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
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
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宫商體韻以入管絃
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賛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
好大乗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着筆作大乘阿毗曇非
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

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

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鬓傳擅時從河南來持

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汚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湏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傉檀不能從傉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

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擅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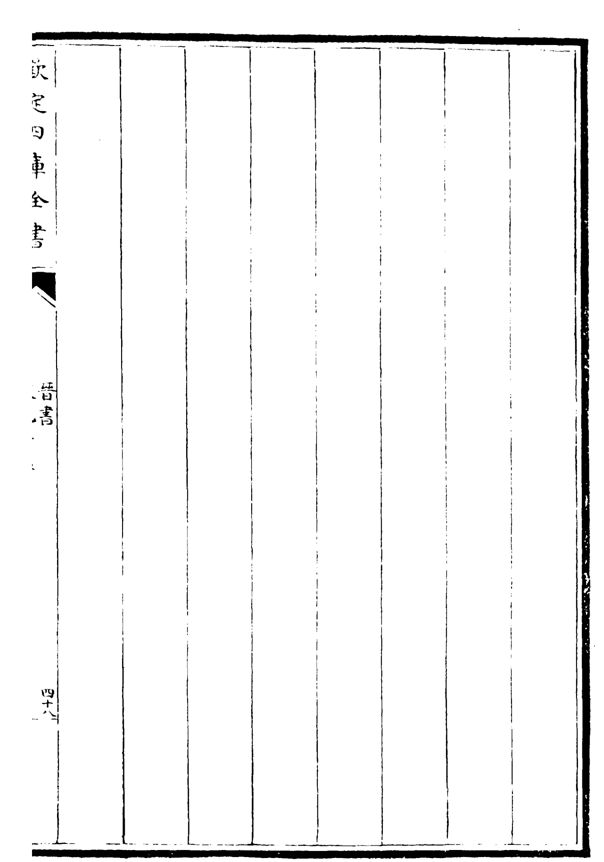
臺産

臺産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共大司空劉均舉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

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見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
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
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
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
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談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
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麐知有
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

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卷九十五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韓友傳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畫一本作或

卜珝傳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將監本訛相今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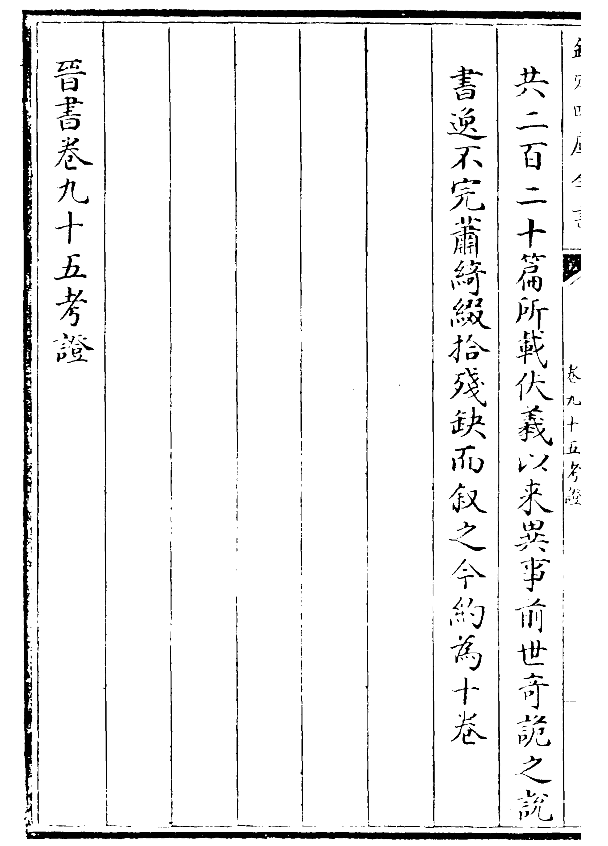
文有位為卿將句改

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道術○道監本作智今從宋本

孟欽傳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監本脫有字從

宋本增

王嘉傳又著拾遺錄十卷○汪士漢云原書一十九卷



共二百二十篇所載伏羲以来異事前世奇詭之說書逸不完蕭綺綴拾残缺而叙之今約為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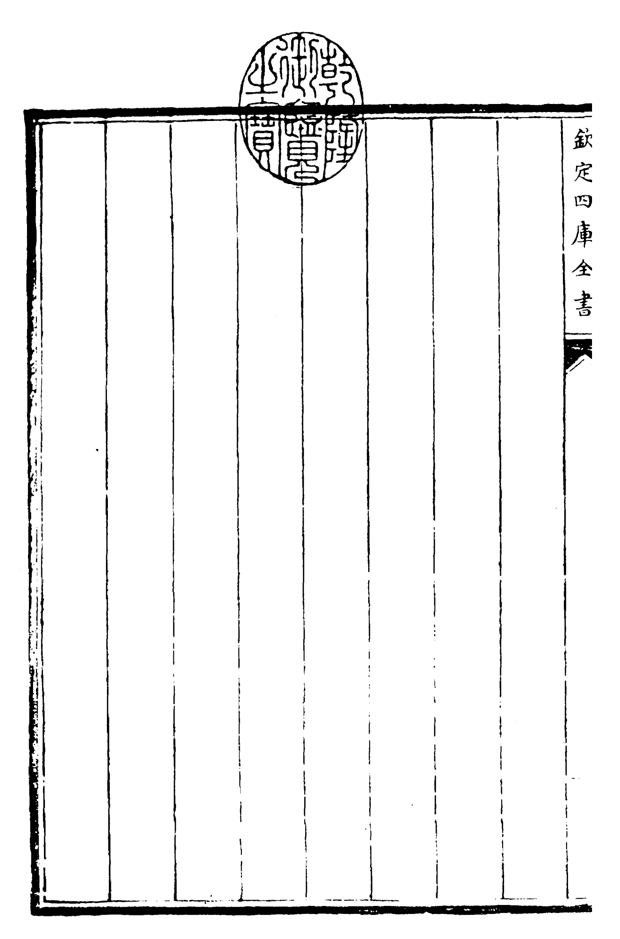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謹案第十三頁後八行寧可復住刊本住訛往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見一人長大白皙刊本皙訛晢今改

第四十二頁前六行其可如何刊本如何訛何如據宋本改

第四十五頁前六行諸僧多効之刊本僧訛生據宋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